

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吳芝生是一個平凡而又傳奇的民間藝人。他親歷福州軟木畫的輝煌、衰敗和復興。特別難能可貴的是，

當福州軟木畫發源地——福州晉安區西園村的軟木畫藝人紛紛棄刀改行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堅守這片孤獨的陣地，納藝人、辦公司、跑展會、推作品。直至今日，吳芝生已刀不離手地創作了60餘年，孜孜不倦地拯救瀕臨滅絕的福州工藝瑰寶。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吳芝生60多年刀不離手堅持創作，女兒吳奕紅現在繼承了他的衣鉢，成為福州軟木畫第五代傳承人。

國家級非遺軟木畫傳承人 吳芝生

筆刀總關情 榫卯皆匠心

吳芝生指導同學們進行軟木畫製作。受訪者供圖



吳芝生與女兒吳奕紅一起走出國門參加展會做推廣，只為讓更多人知道軟木畫，讓這一民間藝術精品重煥光彩。受訪者供圖



媽祖風光



武夷風光



彩色鎮海樓

受訪者供圖

《湄洲媽祖風光》房簷樑柱1112件

特稿

60多年來，吳芝生研習中國傳統文化，不斷摸索和探討軟木畫的技巧，將軟木畫與海峽兩岸文化、宗教文化、旅遊文化充分融合，其創作的《湄洲媽祖風光》《武夷風光》《閩都古韻》《海西園林方壘》等精品榮膺國家級金獎、銀獎、一等獎、優秀獎不計其數，經海外展出後，被許多藝術品收藏者珍藏。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在他的創作室看到了滿滿一房間的獲獎作品，其中一幅巨大的《湄洲媽祖風光》最引人注目，雖然只有1米長，但畫中的亭台樓閣有334間，房簷樑柱1,112件，曾獲得全國工藝美術展覽金獎，亦是其最引以為豪的作品之一。而他最在意的不是那栩栩如生、令人歎為觀止的亭台樓閣，而是作品中蘊含的意義。「媽祖象徵着和平，是兩岸人民共同敬仰的女神。」吳芝生希望能用自己的技藝為兩岸交流作點貢獻。

《湄洲媽祖風光》是一幅以莆田湄洲島為藍本設計雕刻而成的軟木畫。為了創作這幅作品，我前後去了十幾趟湄洲島，膠卷拍了五六卷，花了半年時間才完成。」吳芝生表示，創作軟木畫工序複雜，並不是一開始就上手製作，首要設計草圖，然後才做「亭台樓閣山水花鳥」等各類零件，做好之後再進行組裝。「要觀察遠近距離，考慮各方面的透視。」

「而如何讓畫面呈現高低遠近的層次感，協調地表現畫面的透視比例等等，則要求作者要有扎實的藝術功底和日常知識積累。」吳芝生笑言，軟木畫已經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儘管滿面皺紋、兩鬢斑白，但每天只要戴上老花鏡，開啓工作，恍若魔法附身，「心裡就感覺很踏實」，「今年我打算花一年時間創作長2.4米，寬1.2米規格的《北京頤和園》，還要和女兒一起合作《八閩大地展風采》，將武夷山玉女峰、大王峰、廈門鼓浪嶼、福州西湖、泉州開元寺等集中起來創作。」

軟木畫由福建福州民間藝人陳潤春、吳啟祺、鄭立溪三人首創於1914年，至今已有一百年歷史。作為一種雕、畫相結合的民間美術工藝品，軟木畫主要用栓樹皮經過精雕細刻，藝術加工，構成各種浮雕式、立體的山水、花鳥、亭台樓閣等風景畫。它妙在運用「以小觀大」的藝術手法，具有「叢山數百里，盡在一框中」的意境，被譽為「無聲的詩、立體的畫」，亦被海內外譽為「東方藝術珍品第一奇畫」，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以刀代筆 精雕巧鏤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慕名來到了吳芝生位於福州市晉安區西園村的工作室。只見這位花甲老人戴着老花鏡，正坐在兩米寬的工作台前，手持鋒利的鑿刀細細地雕琢着，心無旁騖。記者在吳芝生的案頭看到，小至樓閣中的窗櫺和柱子，大到畫中的石頭、樹木，每一個構件都十分逼真，隨手拿起一片已經雕刻好的樓閣窗櫺，薄如蟬羽的木片上刻畫着各種造型美麗的花紋，而松樹的松絲更是細如髮絲。據吳芝生介紹，一幅軟木畫的製作，要經過選材、雕刻、拼接、裝框等工序。

軟木畫色調古雅純樸，形象逼真，畫面猶如宋人筆意，意境深邃。在吳芝生看來，軟木畫絕對是上天賜予福州西園村的無價之寶。據有關資料記載，軟木畫始創於1914年，當時福建巡按使許世英由德國帶回一張用樹皮製成的風景聖誕卡片，福州工藝傳習所的陳春潤、吳啟祺、鄭立溪等人受此啟發，以他們的聰明才智，獨創出一種新的工藝——軟木畫。

這種新工藝品用從西班牙、葡萄牙及阿拉伯進口的栓樹皮作為主要原料，切削成薄片，以刀代筆，經手工精雕巧鏤，製成山水、園林、花鳥等圖景。軟木畫這門手藝就這樣開始在西園村流傳開來。

七歲習畫 善於思考

吳芝生的父親吳鍾灝作為軟木畫第三代傳承人，一直執着於軟木畫的傳承發展，哪怕在戰亂時代，亦堅持手不停刀。為了學習這項傳統製作技藝，從

小就對軟木畫充滿興趣的吳芝生不到七歲便開始了學藝之路。薄如蟬翼的木片、用途各異的工具刀就像吳芝生童年時期最親密的玩伴，一張小小的木桌就是他的遊樂場，燈一亮，遊戲就開始了。

從亭台樓閣到楊柳絲絲，吳芝生用心學習每個零部件的製作。十五歲，他進入了福州新店木畫廠工作。「我從父親那邊學到了扎實的基本功，從老藝人那裡，我開始領悟到整體佈局的關鍵所在。」吳芝生告訴記者，因為對軟木畫的愛好，加之父親的教導與鼓勵，吳芝生在軟木畫的創作上更善於用心思考，他不僅掌握了精湛的全套製作手藝，而且能夠獨立創作一幅精品。

鏗而不捨 堅守傳承

上世紀八十年代，軟木畫因「巧奪天工」熱銷海內外，西園村裡掀起了作畫的狂潮。可惜，好景不長，由於過量生產不注重品質，福州軟木畫急劇衰敗。迫於生計，許多軟木畫製作業者改行，吳芝生是極少數沒有放棄者之一。「許多人曾經勸我放棄軟木畫，但出於對這項民族手工藝技術的熱愛，我一直堅持着。那時許多改行的藝人在商海中奮戰出了一片天地，而我甚至到只能出門賣報紙來維持生計的地步。」吳芝生說，最艱難的時候，他白天賣報紙，晚上回來繼續研究軟木畫的製作。

為拯救軟木畫，2002年，吳芝生創立了福州吳芝生軟木畫創作中心，吸納十多位手藝尚存的藝人繼續堅守。為滿足市場需求，2006年，他還成立了福州吳芝生軟木畫有限公司，甚至與女兒吳奕紅一起走出國門參加展會做推廣，只為讓更多人知道軟木畫，讓這一民間藝術精品重煥光彩。讓人欣喜的是，福州軟木畫於2008年入選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吳芝生作為福州軟木畫吳氏第四代傳人也被確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多年來，吳芝生一直繼續堅守着民間工藝陣地，致力於把這項民族工藝完整地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非遺』傳承代表着一種歷史的記憶，一種文化的符號，軟木畫一定會有枯木逢春的一天。」吳芝生堅定地認為。

創新贏市場「五色」吸洋客

在政府還未大力扶持的2005年之前，軟木畫市場還在困境裡苦苦掙扎。由於改革開放之後跟不上時代的潮流，大大小小的木畫廠相繼倒閉，只有吳芝生咬牙堅持下來了。吳芝生認為，軟木畫的衰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創新，不論什麼作品都是用一個黑乎乎的鏡框裝裱，然後馬上拿到市場上去賣。「後來我用卡紙點綴，放進絨布盒子裡包裝，採用深綠色、褐色等多種顏色裝飾，有的做成四連掛件，可以掛在客廳裡欣賞。」

吳芝生認為，時代審美觀念變化了，要想不落伍於市場，必須在包裝、技術和內容上都有所創新。為了創新軟木畫發展，他吸收木雕、石雕等其它雕刻類別的技藝，取之精華，然後在軟木畫上進行組合雕刻，並在內容上創新，創作「五色」產品。「故宮、廟宇、西湖等傳統風景，我們叫做『古色』的藝術；『藍色』是海洋文化；『綠色』是山山水水，來表現樹木花草；『紅色』是宣傳革命根據地；『外色』就是外國的風光，讓外國人喜歡，重新再走出國門。」

外國客人慕名而來

吳芝生回憶起自己的首筆國外訂單是在2008年，

馬來西亞外交官員在北京一次展覽會上偶然看到他的軟木畫，一看便心生喜愛。「當時我根據對方寄來的照片，以馬來西亞為背景雕刻而成《馬來西亞皇宮》和《吉隆坡雙峰塔》兩幅作品，獲得認可。」吳芝生記得當時馬來西亞總理這麼評價：「軟木畫雕刻十分精細，是東方藝術精品。」

吳芝生亦根據銷售渠道不同，對軟木畫作品進行細分，比如饋贈禮品，就要做到和名勝古蹟相結合，加強地域性；旅遊商品，就要做得容易攜帶，小巧玲瓏。民間工藝傳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跟學和手把手地傳承。「對於女兒的網絡推廣方式，我也很贊同，畢竟這是與更多客商交流的重要途徑之一。」

傳承出路在於創新

「目前，不時會收到一些來自德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外客戶的訂單，有些外國客人還會慕名前來參觀，或許這就是網絡傳播的效果。」「『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非遺』並不是高大上的代名詞，相反它是人間煙火的具體化，傳承的出路在於創新。」吳芝生表示。

走進小學課堂 育孩童「傳承人」

吳芝生承認：「目前，福州市已經找不到幾個軟木畫製作大師，仍在堅持研究的大師級人物更是鳳毛麟角，而年輕藝人因利潤微薄大多不願回到木畫行業中來，福州軟木畫工藝面臨着傳承的危機。」為了避免軟木畫陷入後繼無人的境地，已到古稀之年的吳芝生，依舊每天馬不停蹄地為軟木畫奔波，進行了諸多嘗試。

在吳芝生的感染下，妻子、女兒、女婿都跟他學習技藝，可謂是軟木畫世家，他帶的陳秋萍、林清韻等一批學徒亦已學有所成，如今陳秋萍已是福建省巾幗標兵，美術專業學士畢業的林清韻在福州四中教學軟木畫。

而十年前吳芝生就已把軟木畫工藝帶進西園中心小學課堂，給孩子們普及軟木畫知識和傳承意義。他先

後在福建技師學院、福州旅遊職業中專學校、福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校軟木畫專業任教，還與監獄合作，為在押犯人提供手藝培訓，種種嘗試，「最大的願望就是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並發揚光大。」

同樣投身軟木畫事業的女兒吳奕紅表示，父親每周有四天左右都要去學校上課，希望打破傳統手工藝師父帶徒弟的方式，走「院校派」路線，吸引更多人才。去年底，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成立了非遺軟木畫吳芝生大師工作室。

在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正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子們赴吳芝生工作室對接社會實踐活動。還有大學生把軟木畫作為自己的論文研究主題，「只有年輕一輩愛上軟木畫藝術，這樣軟木畫才能不斷蓄勢，爆發出更強勁的生命力。」吳芝生說。